

陈渠珍助沈从文走上文学路

一个是不谙世事的少年，一个是身经百战的“湘西王”，沈从文与陈渠珍，一少一老两个湘西男人在命运交错间偶然相逢：喜爱文字的少年身不由己参军入伍，而打打杀杀的“湘西王”骨子里却是一位斯文读书人。人生相逢即相遇，命运相遇却相知——沈从文怎么也不会想到，“湘西王”陈渠珍会成为他文学事业的第一推手。

“湘西王”骨子里是个文化人

陈渠珍，1882年9月出生于湘西凤凰，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，曾加入同盟会。从1909年到1945年的三十余年时间里，陈渠珍历任进藏抗英部队营管带、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属下中校参谋、湘西屯边使、沅陵行署主任等职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重返凤凰，授职为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，被湘西百姓称为“湘西王”。

同为湘西凤凰人氏，陈渠珍的大名对沈从文来说如雷贯耳。1922年，陈渠珍完成了人生的一段传奇，他徒步穿越西藏，与藏族姑娘西原谱写了一曲传奇之恋，被他写入一本叫《荒野尘梦》的笔记体小说。重回湘西的陈渠珍从小参谋化身为掌管湘西军政大权的一方“诸侯”，出任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。这一年的沈从文已经从军六年，他最先加入的是张学济担任司令的靖国联军第二军。然而第二军名声极坏，后来不得不移防至四川，结果又与当地军队发生冲突，全军覆没。当时沈从文留守湘西辰州，因此得以幸存，主力部队都没有了，留守的几个散兵游勇不久便被遣散回家。

1922年2月14日，沈从文来到保靖，住在一个表弟家里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，该干点什么。一个偶然的机，陈渠珍手下的一位参谋发现了，带他走进了陈渠珍的统领部，安排他做陈渠珍的书记员。沈从文因从小酷爱阅读，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在陈渠珍的统领部被高看一眼。

沈从文日日和陈渠珍相处，虽然没有多少机会在一起长谈，但是他渐渐发现这个百姓心目中的“湘西王”与一般的武将完全不同。陈渠珍每天读书治学的时间与用在公务上的时间完全相同，也就是说不管他公务再繁忙，每日都会抽出同等时间用于阅读写作。同时他以身作则，要求书记员沈从文也这么做。比如沈从文每日除了抄写公文和急电外，还要负责整理陈渠珍收藏的包括《四库丛刊》在内的大批历史书籍，和一百多轴来自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古画，还有几十件铜器和瓷器，以及一大批碑帖。

这一时期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历史、文学、艺术，深深地影响了沈从文后来的文学创作。他后半生在故宫从事文物研究所必备的学识、学养，乃至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透彻了解，以及他写下著名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和《花朵坛罐罐》，几乎都能在“湘西王”陈渠珍这里找到出处和源头。

27块钱改变了沈从文一生

令沈从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顶头上司、名震湘西的“湘西王”，不但是个文采斐然的文化人，而且思想开放，心胸开阔，在他主政湘西期间，大力推

行湘西自治，兴办学校、工厂，创办报馆，还自印钞票。在沈从文看来，正是由于陈渠珍那份罕见的精力和人格魅力，他所统领的军军在湘西二十年博取了良好的名望与声誉，沈从文说这支军队“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，一束不可分离的丝”。

陈渠珍在文化上十分开明。他曾创办了一个报馆，对沈从文影响极大，这不仅拓宽了他的眼界，更是促使他走出湘西的动因。报馆创办后，陈渠珍认为沈从文酷爱阅读，文字功夫极好，便安排他兼做报馆的校对。当时报馆的编辑、印刷人员全都来自长沙，因长期与他们接触，沈从文与一位叫赵奎五的排印人员关系极好。赵奎五将从长沙带来的一些新潮报刊如《新潮》《改造》等送给沈从文看，这让沈从文非常感动。

沈从文把《曹娥碑》《花间集》这些古书古帖放到一旁，全身心投入到新式报刊的阅读中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眼前缓缓打开，他完全被吸引住了，决定离开湘西，到山外的世界去闯荡一番。

准备好了以后，沈从文来到陈渠珍的办公室，期期艾艾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没想到陈渠珍立马同意，并安排排印处给他支付三个月的薪水，共计27元。他还亲笔给沈从文写了一张条子，让他当即就去领钱。27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陈渠珍似乎仍不放心，他回头安慰沈从文说：“你到那儿去看看，能进什么学校，一年两年可以毕业，这里给你寄钱来。如果闯荡不成，我这里仍留有你的饭碗。”他眼里流露出的，是一位有文化的长辈对渴望读书的晚辈那种殷切的希望，这让沈从文一生都对陈渠珍充满了感激。

12年后重逢老上司

重新回到湘西已是12年后，1934年1月7日，在北平的沈从文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，马上起程归乡。经半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他于1月22日抵达凤凰家中。离

别湘西时他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，回来时已是一个名满天下的青年作家。此时沈从文的大名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人知，在湘西也被口口相传。他已与名门之女张兆和结婚，这次归乡他成为“受欢迎的远客”，又赶上湘西沅陵行署成立，负责人正是他的老上司陈渠珍，而他的兄弟沈荃此刻正在陈渠珍的军中任职。家人将从前的老上司“湘西王”陈渠珍、凤凰“青帕苗王”龙云飞请到家中来与他相聚。沈从文后来在《湘西散记》中这样记录这次重逢：

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，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，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，这次回来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，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。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佬都请到家中，让我谈谈从南京、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。谈了约两小时，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，务必要识大体，顾大局，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，内部绝对不宜再乱……

沈从文这次返乡时，湘西已处在大变动的前夕。不久，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派重兵进驻湘西，陈渠珍被迫下台，部队也接受改编，湘西独立王国的局面至此告一段落，但地方乱局也从此开启。由于不合理的屯田制度，湘西各地随后爆发暴乱。无法掌控局面的何键在1937年也被迫下台，由张治中接替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。作为前“湘西王”，陈渠珍与张治中一见如故，在后者的再三恳请下，他再度出山，为维护湘西稳定与自治做出最后的努力。新上任的张治中赴湘西考察时，被眼前的一切所感动，他说：“玉璠（陈渠珍号玉璠）先生居此数十年，其仁爱侠义之风，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。”

自此，“湘西王”陈渠珍在湘西的管理一直到1949年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。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劝说下，陈渠珍弃暗投明，率部起义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何白/文

宋真宗 皇帝的副业是医生

宋太宗赵光义（976年即位后改名赵灵）即位之前，便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常留心医术方药。经多年辛苦收集，竟“藏有名方千余首，皆有验”。976年，赵光义执政，亲自下诏在京师置香药交易院，促进了中外名贵药材的交流，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以“香药”为主的中成药。

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，他受到过父皇的言传身教，也有较高的医药学素养。

据《本草纲目》卷34“苏合香”项记载，宋真宗曾因太尉王钦若气弱多病，面赐药酒一瓶，令空腹饮之，云“可以和气血，辟外邪”。王太尉饮后“大觉宽健，次日称谢”。宋真宗说：“此苏合香酒也，极能调和五脏，却腹中诸疾。”并且他还在朝上向大臣们详述该酒的制备方法，自此，“臣宦之家皆仿为之，遂此方盛于时”。此酒功效在于散寒通窍，温经通脉。制备方法也比较简便：取苏合香丸50克，放入1000克米酒中，用文火稍煮，使药丸完全溶

化后即可。

《宋史》中记载：大臣王旦患病，宋真宗曾“御手调药，并以薯蕷粥为赐”。薯蕷即山药，有补中益气、调理脾胃的作用。当时龙图阁（北宋初年开封宫城中所建的一座馆阁，存放皇帝御书御画、皇家重要文献及宝瑞等物）学士杜镐突得重病，宋真宗亲自“调药饮之”，说明宋真宗对药物调制是很熟悉的。

当时的太医院院长赵自化撰写《四时养颐录》，宋真宗阅后，改书名为《调膳摄生图》，还写了序言，使药膳和饮食疗法得以盛行。

宋真宗又亲自选出两本有关养生保健的专著——《四时摄生论》和《集验方》，命令雕版印行，颁发天下，期盼人人都能受益。据《宋史·真宗本纪》记载：在酷暑之际，宋真宗还曾令“京城役工减日课之半”，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健康。

宋真宗丰富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实践，无疑促进了当时药学的发展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常敏毅/文

